

弘道館叢書

四天詩史上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66

10

15

20

25

文庫 17
w/66

175

弘道館叢書

回天詩史

全二冊

製本所

柳枝軒
文淵堂
文敬堂

010185194367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
土岐善吉堂
寄贈



回天詩史卷之上

述懷有序

水戸藤田彪斌卿題并錄

之獲罪屏居也偶得三沒死矣而不死之句既而又
就其韻賡二十五回渡刀水之句每得一句追懷往事
感慨四集乃就其句錄事實於左如此者連日遂成八
韻十四句其錄亦又為十一篇其叙事或觸類而長之
或託物而發之雖固出於遣悶泄鬱之餘亦可以觀世
變矣因命曰詩史其冠以回天二字者蓋竊有微意在

回天詩史卷之上

焉然言頗觸忌諱事亦多機密非敢示諸他人聊遺於子孫云

三度死矣而不死二十五回渡刀水五乞間地不得聞三十九年七處徙邦家隆替非偶然人生得失豈徒爾自驚塵垢盈皮膚猶餘忠義填骨髓嫖姚之遠不可期立明馬遷宜自企苟明大義正人心

皇道美患不興起斯心奮發誓神明古人有云斃而已三決死矣而不死

彪頑鈍獲罪於幕府禁錮默處因徐憶後前之事決死

矣而不死者至是凡三矣文政甲申彪年十有九會黥

厄利亞夷舶屢出沒東海遂下輕舸來於常北大津村

村人捕獲以告大津村係元老中山氏采地廻設本藩

騎士屬中山氏者所謂組附者及今納言公襲封廢而不置赴急又發隊長

及步卒副以監察所謂目附下倣之行人所謂使番等之職以備焉

事聞於幕府幕府使代官古山某稱吉雄某譯者吉雄某忠

次等接驗事由當時輿論皆謂幕府必修舊典火夷船

戮夷人以耀威於海外及古山等至詰問甚寬待以深

泊投陸之例我先子聞之竊謂彪曰頻年醜虜窺竄邊

田元言史卷之一

海時或鳴大礮震驚我人民傲慢無禮其謂之何而舉世姑息喜無事吾恐其或出於放還之策以苟一日之安果然則堂堂神州無一具眼人也吾甚愧焉汝

速赴大津竊伺動靜若審其放還之議決則直入夷人之舍掉臂力磨夷虜然後後容就官請裁雖出於一時之權宜庶乎以少伸神州之心氣矣吾不幸多女

子唯有汝一男耳汝而死則吾祀絕矣是吾與汝命窮之時也汝勿顧慮彪慨然曰謹奉教矣蓋義見於色先子泫然曰真吾兒也因速辦行裝適伯勞丹子正名就道

市郎兵衛為人慷慨有奇節尤長於和歌來先子因命杯杓陰寓錢彪之意

酒未酣俄有飛使自大津來曰古山某等詰問夷奴以其上陸所以乞薪水非有他腸乃給以薪水及米菓許其歸巨艦時風波頗惡不審巨艦在何方位而夷奴

不以為意欣然乘二輕舸而去不知其所之一望恍然是彪決死矣而不死之一也文政己丑彪年二十四亥公疾病人心洶洶初武公早喪恭穆夫人以故不有適嗣有庶公子四人曰榮之允君曰昶之介君曰敬三郎

君曰銓之允君榮之允君立為世子即哀公也昶之介

君為高松侯所養，銓之允君亦為穴戶侯所養，獨敬三郎君留在藩邸，蓋武公之志也。當是時，大將軍謚文恭公子，姓振振，自紀尾二藩旁至於越前家，國主城主，苟無嫡子者，皆降幕府公子為嗣。其國老有司等，或迎合希旨，至於其甚，則不復問庶子庶弟之有無也。我先子常慨之，齋志以沒。至是有飛語曰：萬一公病有不可諱，則將請清水公以為嗣。侯亦大將軍庶子，一國愕然。夫東照宮之所以建三藩，將以廣其血胤，共輔翼幕府，以保宗社，磐石之安也。不幸台德大猷二公及尾敬公之胤，既

不可見，則東照宮之統，僅係於紀南罷公與我威公之胤。

胤，萬一又不幸，失威公之統，則奉南龍公之胤。府公為南龍公之胤，以為嗣固也。今面有敬三郎君在焉，而有司

若奉清水侯，則將措敬三郎君於何地耶？於是日夜企

首俟江郎之報。十月朔壬戌，彪以例登彰考館。時彪撰總裁之

職陪執政。所謂年寄參政。所謂若年試諸生講經，適獲

江郎親刃根本仲德。名敬義，稱二十，即更稱五六，即為

毅尤重。書曰：青山子世。名延光，稱量介，時為江郎史節

於著述。○館名彰考館，義公之所命而書。憂儲嗣不定，

史館者，從官府及通俗之稱呼也。下倣之。

請執政神原淡州責以大義淡州晒曰子何不通事理
之甚也幕府三藩均是東照宮之胤萬一有不可倖則
奉幕府公子繼統何不可之有子世怫然而出去又曰
郎中用事者日夜出入於閣老所謂老中沼津族水野
守之第事情不測倘使山野邊氏名義觀稱兵庫當時
國老之班雖不預政事而愛賢在江郎則足以破有司
下七研究文武吃為一國之望之姦謀辭甚激切而寄彪及杉山士元名忠亮稱千太
爽有大志初從古賀弥介之書也彪謂此國家大事志
而學後游於先子之門士授命報國之秋直詣山野邊氏竊示忠德書且謂曰

事急矣夫子盍與士元謀士元大夫所信大夫領焉彪
歸家祭先子於寢每月朔望登登城則退公且告以實
筮南上赴急不吉彪投策曰見吉而行見不吉而止者
尋常人事耳至於大事則固不可以吉凶變其節今既
決死則不吉既兆又復何筮乃謝神主急裁書會二三
同志於梅巷之宅川瀨名教德稱七郎右衛門其人雖
交最深嘗以剛腸獲罪禁錮者七會澤名安字伯氏稱
年當時遇赦而出為小普請組吉成名信貞字履善
純孝而有志於先子之門為高飛田名勝字子健稱
弟所著有論述彞篇等之諸書後遊先子之門勝太郎以文章
人忠慤尤重名節有幹事之才初

才學稱、嘗從太田才佐而游、後出入於先子之門、鈴木名宜尊、字子賢、稱莊藏、初後先子而學、為人温醇、而有氣慨、子健、子賢、士元、當時皆為史館編集、伯民方出為教授諸子徃徃來集士元

則在山野邊氏宅、亦時往來於彪廬、議南上之策、蓋不乞而出境者、國有典刑、以故其議紛紜不決、川瀨翁長於決斷、慨然曰、使吾輩幸不死、而蒙出境之罪、則社稷

之福孰大焉、議遂決矣、時山野邊氏父義質稱主水正、良公庶子

左膳君之子、出嗣山野邊氏方以亞卿執國政、告以實、則不得發也、

乃陽為禱公、病於靜神社、乘夜誇馬而出、途過梅巷、川

瀨會澤杉山吉成及彪、蹇衣而俱出矣、時既五更、至長

岡驛、則吉成後矣、蓋歸而激監察戶田忠敬稱銀次郎、戶田

固沉深有義氣、振袂上途云、彪等與山野邊氏俱以三

日甲子之夕、抵江戶、皆謂執政有司、既不足與責、所可

倚賴、唯有守山侯耳、是夜山野邊氏請小石川邸候公、

病狀彪等四人、則至吹上第、請謁守山侯、侯蓋難之、其

臣遲塚九二八、周旋尤力、侯遂延四人於燕室、而見之、

四人具陳飛語紛紜事情不測之狀、因請立敬三郎君

為世子、侯謙遜持重、不肯為果斷之言、徐曰、本宗大事、

寡人敢不竭力、然若其成否、則非寡人所可豫言也、辭

意慙懃慰諭具至四人感激而退然猶竊憾其自任之或不厚也夜既過三更無由就送旅乃投劍客齋藤弥九郎於飯田街弥九郎彪及與士元有舊且驚且喜延入擊劍場供以鹽豉粥四人鼓腹就寢四日乙丑黎明俱入小石川邸叩監察今村某之門達所以不請而南上之狀會於仲德之舍初有岡井翁名玅稱富五郎侍講經筵者憂哀公無儲嗣屢諷公請立敬三郎君為世子公諾焉而以其異母弟慮其所生相軋生隙未決親裁其由以賜翁及翁病將死以為仲德可託大事竊示仲德以公書

謂曰吾老病交至而豚兒幼稚儲嗣之議子其有以紹

吾志矣仲德感激許諾至是仲德日夜憂苦雖在下僚

時仲德以下士為史館生員以身自任至誠動人桑原名信教稱後太郎為人寡

默而有智畧博涉吉田名令世字平坦稱平太郎少以才學補水部生員後徙江郎為

史館編脩侍讀於敬三郎岡崎名正忠字子衛稱次郎君尤長於國學兼妙和歌

敏強記有常陸稽古高須名榮清稱欽之允後更吉村祕書等之著述云

名口口稱榮藏諸子徃徃見訪皆江戶有志之士適吉

成亦來忠義慷慨議論奮發又訪立原氏名任字口口稱甚太郎翠

軒先生之長子為人習襟洒落不脩威儀頗有知人之鑒聞見該博尤長於書畫頗得聞事情

曲折主人大聲罵有司用事者家人遽止之主人曰光

明正大之論唯憾聽者之少耳四人為之釋然大泄憤

懣是夜投春日街之逆旅水戶同志之士不期而南上

者絡繹相踵巨室則將監松平氏戶侯世家乃三木之

則稱庸跡部名云生字伯道稱彥淺利名定應字德操

之介跡部九郎後復曰氏武田淺利稱六之進先子

人之門鵜殿名忠愛稱熊吉後更平太監察則戶田見於

近臣則友部名好正字口口後翠軒先生而學以薦實

耆老則增子名淑茂字子伯稱幸八郎為大嶺名口口

以稱于世仗義不惑則白石謂一如先生之長子小原

名俊彦稱山中市郎兵衛坂場名時敏安嶋名口口稱

明毅幹事則石河名幹忠字公金子名教孝稱孫二郎

子金氏文雅有才則村田名正定字口口稱彌秋山盛

恭字口口稱稱九郎初從高橋子大而學後游於先子

守節不變則太田名正德稱彥五池原名口口岡野名

軍藏見義敢為則馬場名盛稱小戶田名口口稱忠敬

以別於其父冠以下倣之岡本名秀俊稱菊池名口口

猶介有守則後藤名安兵衛稱小瀨名口口小川瀨名教

野名萬稱權之介小官而有志則中村名口口稱三郎後更三五衛門

蓋皆一時之選其留在水戶抑而不發隱然致禦侮之力者亦不鮮云是夜哀公薨同志之士相與踴躍歌耳待命五日丙寅未有一號令鎮人心乃又與川會杉三子請吹上篳見疾曰事太迫矣願疾勿猶豫也疾曰戶田吉成桑原吉田之輩亦來責寡人皆若卿等所言寡人敢不盡力卿等勿憂也四人反覆陳說而退六日丁卯始聞元老中山備州諸幕府閣老請立敬三郎君為嗣之事又曰立原氏之說始詳先公有遺書題曰采雲

片片首載立敬三郎君之事又戒勿奉羨謚勿厚葬事士皆感泣人心頗安其在逆旅者稍稍北歸同行之士亦或欲引去彪不可曰以先公之遺言有元老之請則事既就緒乃俟其愈允不亦善乎忽有浮說曰小斂儀節未載主喪者事情難測人心復騷然向之北歸者聞之或途反南上至八日己巳始有幕府允立敬三郎君為嗣之令敬三郎君即今納言公也藩邸之士爭寫其令到逆旅而相示悲歡交至不覺涕泗橫流也時既過未牌皆欲以明日上途彪又曰既不請而出境又相率

震駭府下其罪不細也然信宿至今者以其無君也今
既有君不宜暫躊躇川瀨翁深是彪言即刺相從與同
志之士三十人許既非歸者發春日街至葛西新宿而
投焉以十日辛未還家當是時堂堂大藩無主者三日
三夜疏外小臣不知庶謨而浮說滿巷事情不測其間
日夕會議反覆論難非殺身成仁之說則高踏遠引之
計不啻納言公得立而又見有世子及公子振振如此
之盛美公以辛卯夏娶有栖川親王之妹是為登美宮
夫人生鶴千代麻呂君二郎君七郎君山野邊
氏生二郎君八郎君十郎君杉並氏生三郎君五郎
君九郎君某氏生六郎君立原氏生與一君不幸二郎

君三郎君二郎君六郎君早夭而鶴千代麻
呂君及六公子強健威公之胤於是乎益盛美此彪決
死矣而不死之二也今茲天保甲辰彪年三十有九公
在國四月二十日幕府閣老連署土井大炊頭阿部伊
勢守牧野備前守其
不署真田信濃守傳宣參府
謂之參府下倣之之命所
謂奉書者而本月十八日所發也前是一二日閣老阿
部勢州招我元老中山備州詰以七事其目頗類疑公
或挾異志者公在寅賓閣聞之速還城謂有司曰寡人
以庚子歲就國例當以翌年參府而正經界建學校事
頗繁雜曰更乞一年之暇適文恭公薨寡人請奔其喪

幕府有肯遂不果，亡幾幕府大張紀綱，庶政一新，翕然有中興之勢。越一二月，閣老太田備州寄書愆憫寡人，參府寡人心謂：使幕府用寡人耶，宜閣老連署傳召命，倘使其忌寡人耶，寡人既不奔故將軍之喪，而因備州一人之言，自請參府，恐招躁進之謗，不如恬退自守，以俟命也。迺以實報備州，何啻旬日之間，備州免職致仕，而寡人賜五六年之暇。時閣老水野越州等寄書曰：寡人不欲參府，故有是命。嗚呼！寡人雖無似，以懿親備員於三藩，而際會中興之運，豈無速參府以補涓埃之志耶？自顧唐突進取，徒為小人所讒，斯其所以持重而閣老誣以寡人，不欲參府，不亦戾乎？寡人嘗上中興之議，首論日光神廟不可不拜也，以幾有外夷之警，幕府令諸侯嚴繕兵備，承平日久，金革繡腐，兵銃不全，一旦補脩，其費不貲，寡人因又議上自幕府，下至諸侯及麾下士林，悉傾梓神廟之費，以充金革兵銃之用，俟數年之後，風俗儉素，財用漸足，然後有日光之行，則奮武追孝，兩得其宜矣。閣老又寄書曰：日光之行既決矣，君若不_能預參，則宜辭以窮乏。嗚呼！水戶雖貧，豈欠數十里行

旅之資耶、且寡人所議、非一國一家之事也、而閣老疑寡人託正議以營私、不亦異乎、去歲四月、還自日光、越一月、誤蒙褒賞、加以雄刀、鞍鐙、黃金之賜、使寡人繼義公遺志、以效奉公之誠、寡人感激、自顧經界已改、學校粗就、器械甲兵、頗得繕備、國中子弟亦漸知方、而佛教蠱民心者、未除、僧徒害風俗者、未沙汰、神祇荒廢者、亦未興復、昔者義公、定一村一祠之制、毀淫祠者、不可牧舉、沙汰無賴之僧徒、遂毀佛寺者、蓋以千數矣、百歲之久、其弊復生、豈可不脩公之緒、以對幕府之盛意乎、乃

發令下命、其於神祇興廢、繼絕、以致尊崇之誠、其於浮屠、所謂如法也、賞之、破戒也、罰之、伽藍傾頽、無由補葺者、因毀之、沙門壯強、請為氓者、因髮之、凡有害於俗、無益於民者、務除其弊、今未能行義公十分之一、三十分之一者言謙遜之辭、而彪直記其言、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而群議鼎沸、僧徒獲罪者、極口誹謗、至於其甚、則以寡人為懷異志、凡寡人之所為、動涉群議者如此、而寡人不以經意、自信愈厚、常謂慎形迹、避嫌疑、陰講武備、戒不虞者、所謂國主及外諸侯之事耳、至於親藩、則固宜公然張皇、以示治不忘亂、效

忠於宗室之意於天下，乃鑄銳於郊，閱兵於野，責臣庶以實用實效，毫無有所隱諱也。諛人因以間之，抑亦危矣。然大將軍英明絕倫，豈信諛而疑骨肉之親，使破戒不如法之僧甘心於寡人哉。汝等以為何如。有司惶懼，不知所措對。公曰：台命至嚴，不可依違。其遽辨行裝。有司請以五月二日發軔，公許焉。執政結城寅壽、番頭雜賀孫市，側用人彪等從焉。彪自四月二十八日卧病，至是惡寒頭痛殊甚，衆醫為難其行。彪心謂：斯行死且不辭，區區病痾奚足經意。慨然自奮，告別於萱堂及妻孥。

心誓永訣，適姻好武田彥九郎來餞，揣知彪心事，不忍把杯杓而去。彪慮家人怪之，故呼親戚數人，強飲酒，亦不能醉也。遂以二日黎明辭家，蓋行程四日間，粒食僅不過二三椀，其苦可知也。五日已牌，從公入小石川邸，故事三藩之君參府，即日大將軍使閣老就第賀之，而是日闕焉。邸中失望，皆曰：公必獲嚴譴。彪竊謂事既發，則噬臍無及，不如及其未發，早為之中計。然臣子之處變也，殺身以訴哀，則人或憐其志，而信其言，徒以口舌爭，則愈來猜疑，而受奇辱。嘗聞幕府監察有櫻井莊兵衛。

者其人好善有氣慨，下欲從容就死，遺一書訴公之寬，中終之以彪篤疾臨絕，無復一点自求之念，曰：莊兵衛達，中諸台聽，則庶乎可以挽回頽瀾也。意既決矣，然扈從公駕者有謁見兩君之儀，事既嚴密，不得趣歸舍，默坐參政府，側用人之局，本有中以俟焉。將留一詩訣親羽，獲君辱臣當死，死豈毫可辭之。句會近臣傳命，遽召彪趨而至公所，則元老中山執政戶田在坐，公反復談論，大率如曩日與水戶有司言者。中山等將退，公改容曰：寡人不肖，不能撫育士民，以他事獲罪於幕府，固所不

辭，但以懷異志藏禍心受疑，則不啻寡人之辱，咸公以來相傳之意，荒矣。使寡人不幸無壽，則徒吞憾懷恨而死，苟天假餘年，則必洗冤雪辱然後已。汝等其體寡人之意，嚴色俱厲，三人感憤，不能仰見而退。彪歸參政府，翻然謂：吾過矣，吾過矣。幕府所以疑公者，既深，其處分蓋既定，假令公萬一有不良之跡，則彪寸裂肢體以代公之難，固其分也。今公之精忠日月爭光，不幸為讒人所間，而彪以死訴之，則彼將謂水藩無辭可以自明，乃其臣某等自盡以贖其罪，是彪欲明公之寬，反實讒者

之言殺身害於國不忠不孝孰大焉忽有報閣老傳命

以明朝召高松松平讚岐守守山松平大學君長沼松平播州君皆本藩之支

封其不君松平大炊君三侯政府為之愕然會議至夜

者當時以後病不出也分遂不能詳其故也六日平且閣老傳命於中山備州

曰今日幕府使就第傳命於兩君於是舉邸皆卜公之

致仕與世子之襲封而未詳何人來而傳旨也過巳牌

閣老又傳命於備州曰使於水戶殿者則松平讚岐守

松平大學頭松平播磨守使於鶴千代麻呂殿者則阿

部伊勢守牧野備前守且曰公不須見讚州等又勿煩

送迎家老中山備州興津能州等受命告諸公以公言

傳諸讚州等可也午牌三侯俱來元老執政延之於對

面所受命則曰公近年政事不肅且驕慢自用不憚嫌

疑大將軍不憚公其致仕移駒籠邸堅閉門戶而勿有

不謹若其襲封則命諸世子云俄頃而勢州備州亦俱

來世子送迎如禮備州班在勢州之下是日以其直月

先勢州而坐傳旨於世子其辭命與所命公大同小異

二人畢使事而去時世子年僅十三坐作進退綽然可

觀群臣悲喜交至一邸肅然既而公名彪於燕室曰寡

人既受命矣，有司用事者，得無譴責耶？彪對曰：有司亦蒙譴也，必矣。他人則不知也。彪曰：竊虛名，決知不免。假使幕府網泄吞舟，彪何面目復碌碌立於世乎？公曰：然則汝將奈何？彪曰：誠獲脫然致仕，以從老公於寂寞之濱，則志願足矣。公曰：寡人亦了汝心事，寡人將以今夕命汝致仕，汝其待焉。彪拜謝而退。是日公裁親書授中山備州，有彪致仕之事云。適閣老土井氏招執政肥田大助授罰中山氏以下有司之狀，彪聞之，不入復政府。日既暮，公命駕徒駒籠，彪與同班諸子送諸中奧廊下。

五更

公戴烏帽，着黑衣，風姿蕭然。諸臣無不流涕。是夜四更，執政肥田傳命中山興津二氏蒙責。所謂差扣戶田與彪奪職禁錮。所謂蟄居吾更歸舍，戒僮鎖門戶。後數日得鄉書，始詳亞卿山野邊氏與中山興津同科，執政鵜殿。名廣生，稱平七。奪職蒙譴。所謂逼塞而寺社奉行令井則與戶田及彪同科。嗚呼！彪浴公之殊遇，非他人比，而不能察禍於未萌，尸位素餐，以致我公今日之辱，死有餘罪。而幕府寬仁，使彪獲生路，有所悔悟，抑亦幸矣。此彪決死矣，而不死之三也。古人有言：死生亦大矣。彪生於平世，齡未盈，強仕

而三處死生之間，豈天厭彪生無益於世，欲挈而救之，冥漠之鄉耶？抑人惡彪冥頑不屈，必擠之死地，然後已耶？抑亦彪愚暗剛偏，常蹈禍機，臨陷井而自不悟耶？至是彪無復意於人間之事矣。苟獲保餘齡，閑戶幽居，日尚友古人，時或著作泄憤，全首領以從先子於九原，則雖死不朽也。感慨之餘，援筆錄之，不覺叙事冗長，而亦不忍削者，蓋臣子之至情也。時五月十六日梅雨濛濛，黯雲慘澹，杜鵑悲鳴於其間，投筆悵然者良久。

二十五回渡刀水

彪夙有四方之志，不幸早丁大難，忽就仕途，不能復償宿志。然其往來武常之路者，可謂頻矣。文政己卯，彪年十有四，會先子祇役於江戶，彪與豐田天功名亮當時以神童稱始獲見當時碩學龜田鵬齋、太田錦城諸子，亦時遊岡田十松之門，試劍術，數十日而歸鄉。乙酉之冬，外舅原氏名雅言，丹子祇役於江郎，時彪方專力於武技，請先子往而寓原氏之舍，每夜半而出，至擊劍館岡田氏切嗟磨勵於祁寒霜雪之中者月餘。明年丙戌之春，先子又

祇役於江郎，彪復從焉。初彪學十字槍法於鄉先生，獲所謂免許者，自知華法不適用也。至是從伊能一雲齋而學其槍法，及先子將竣事而歸，留彪寓於吉田愚谷翁。翁名尚典，稱本外平坦之父也。之舍，戒曰：文武之道相待而為用，不可偏廢。汝勿效腐儒迂生之為，勿混武人劍客之流。於是彪慨然發奮，命所居之舍曰：不息。取諸乾象辭，今納言公以哀公之介弟在藩邸，聞之親書不息二字附之。翁之子平坦以賜彪，彪自信愈厚。入則讀書講學，出則弄槍揮劍，未嘗一日廢業。至於十月下斡，聞伯父嬰

病危，驚而歸鄉。伯父見彪，頗慰病苦。先子大喜，與侍病，辱居二三日。伯父捐舍，彪在鄉二旬餘。先子曰：文武研精不可失時，使彪復往而寓吉田翁之舍，居四五日，急足來告。先子以嬰篤疾，時彪在擊劍場，狼狽憂苦，日夜無行歸家，則先子不可復見矣。數日前受教於膝下者，忽為遺訓，悲哀彌慟。昊天罔極，既過五旬，乃就任途，乃私持心喪者三年。己丑之冬，哀公疾病，彪與今亞卿山野邊氏等間行赴小石川邸，居數日而歸。天保庚寅之冬，彪以郡宰與同僚川瀨會澤吉成三子，應召到江

郎、屢賜召對初同召四人後或分召二人或時公方銳名一人每召對未嘗不移晷也

意苗治唯恐失時召對之暇自安民固本之說以至脩

文奮武之論往往及職事之外而公不少以為意曰人

亦感激盡言無有所避將竣事而歸公手賜親筆分克

明俊德章三十字為勸勉具至拜恩而退壬辰之夏彪

轉通事今之小姓頭取徙家於江戶既而為政府吏公將正經

界以制民產又建學校以化士風而兩地政府依違不

決後費文移往復乃使彪就水戶政府達公之盛意且

與館職及郡宰相會協議於是戊戌己亥抵水戶者再

矣皆閱月而歸庚子之春擢為側用人曾公就藩彪從

焉公嘗憂北虜猖獗有開拓蝦夷之志屢建議於幕府

及就藩亦與閣老往復簡牘而事情不通乃託於他事

遣彪於江戶以通其情於是庚子辛丑抵江戶者再矣

因是始獲見閣老濱松水野松代真田信州信州嘗屢

當世之務彪与二三同志特命侍宴席熟知二侯又与

一時有名之吏矢部駿州時稱左近將岡本江州時稱

郎為勘定羽倉外記等相識也或一閱月或數閱月而

歸癸卯之春公參府將有日光之行適彪墮馬傷足就

醫於下總扇島不得從為月餘復常會公召諸公子五郎

君七郎君八郎君九郎君十郎君

於藩邸命彪俱就途公既拜日光神

曆六月就國艤船於郎門之前沿江戶川而下過墨水

抵行德捨船從陸館於大森明日蚤抵木下風水手隊

長佐野勘兵衛艤所謂君臣丸而待風帆如飛刀水兩

岸及十六洲之民爭出小艇請牽纜短艇多雜還誼

詳殆不可制公命水手接纜以數百丈之繩比至潮來

小艇蓋三百餘民亦以千數公命郡吏具大樽於岸撤

蓋酌酒盛諸巨椀賜民之牽纜者民喜而傾之猶長鯨

之吸百川也明日亦擬舟行適風波險惡乃陸行抵小

川而館為又明日到海老澤乘輕颺丸君臣輕颺皆船名過蒜

湖沂那珂水而歸城是行也彪與執政戶田番頭中村

等陪從其侍舟中也近臣吹管樂舟子扣舷而發

歌既飽酒肴之賜又覽觀江山之勝時方盛夏而清風

四至眼界豁然不知復炎熱之為何物真一時之壯遊

也今茲甲辰幕府命公參府彪又從焉公遂致仕幽居

駒籠邸彪等則禁錮於小石川邸舍屈指而數之凡往

合與官充水手，此生何嘗略知津。今東湖居士，暗熟於
武常之路，亦不在尋常驛使之下也。屏處默坐，仰望鸞
邸，憂老公之幽鬱，或致病，俯懷故鄉，察慈母之痛心，
倚門雖以彪頽鈍，血淚沾臆者數矣。嗚呼！天定勝人，老
公之冤，一旦冰釋，飄然就間於江湖之上。彪輩亦少緩
其禁，去而歸舊廬，奉萱堂膝下之歡者，不知其在何日
也。刀水而有靈，則必俟彪之渡江，更添一回。五月十八日錄

五乞間地不得間

文政年間，我先子與青山子世為史館總裁，子世在江

戶，先子居水戶，及先子沒，水館不復置總裁，以大竹子

虛名親從，稱與五兵衛會澤伯民權攝其職，彪以丁亥之春襲先

子之後，以進物番補館職，而先輩鈴子賢、杉士元、飛子

健等，班皆在彪之下，意頗不安也。先是川口嬰鄉名長孺，稱

郎介九為江館總裁，以汚行獲罪，禁錮於水戶，子世代焉。

未數年，哀公惜嬰鄉之才，起之於廢黜之餘，以大番補

編脩，徙於江戶，亡幾復總裁之職。兩館之士，議論喧然，

伯民嘗與嬰鄉絕交，謂義不可受其指揮，因頻陳情辭

館職，遂出為教授。當時文柄悉在史館，其曰教授者，有名無實，一閒散之職，大非今館

教授以彪同子虛攝總裁之職時子虛齡既垂七十沉
痾家居彪則年僅二十四一旦先於先輩諸子之上紉
紀館務愈益不安也年少氣銳不能自抑乃裁一書寄
予世陳奉身自退之意且附館局大弊五事其目曰心
術不正者不宜居館職曰正人實學不宜廢棄曰攝職
之撰不宜在彪曰史業督課不宜迫蹙曰虛文粉飾
宜助長反復辨論蓋數千言彪謂嬰卿亦先子所嘗共
事今致書於子世論嬰卿不宜居館職而無一言責嬰
卿豈不愧於心乎乃又裁一書勸嬰卿以引過乞開議

論剴切頗震一時當是時江郊罹災之後新建史館於
後樂園之傍土木之美輪奐可觀公方銳意於文事子
世嬰卿遵奉不遑屢寄書於水館責以校史怠惰而不
問人心之服否也水館之士愈有解軀之勢至是子世
等以為兩館隔絕正義之士皆群居水館所以動生波
瀾不如移二三館僚於江戶以殺其勢蓋以聞於公而
公從之於是子世等又寄書於水館令彪及子賢士元
子健等各探聞其中者皆獲於江戶蓋示其公平無愛
憎也彪與諸子議皆謂應命咫尺左右事軀不輕安做

抑

兒童游嬉探園而博之者乃答子世葉以實曰子虛固請辭職政府未有處分也會公薨今納言分立時勢一變子世嬰卿相踵免職子賢轉與右筆士元為寺社役伯民與彪任郡宰宰之為職事極紛冗非曩日假總裁之比是彪乞間地不得間之一也少勸精治尤用心於民事悉變易七郡之宰山口名正德治大里部友部見於石神部田丸名直諒濱田部川瀬江葉部會澤指右衛門常盤部吉成大子部彪八田部既受命往各處當時務革正舊弊禁奢教儉扶弱仰強洗冤枉恤無告其他沙汰僚吏賞罰村老之類事尤多端每有一疑議七郡互馳逾諮詢文移如織而遂不能盡其情於是四郡之議起川瀬尤主張其說其畧曰昔者威公分封內為南北中置郡宰三人寬永年間大丈量田野亦以三人為之爾來沿革不一然未有郡宰出居各所者蓋以封內狹少可坐治也近來分封內為十一既而為九為七以至今其制本模倣肥之熊本以為郡宰親察民間疾苦其撫字庶民猶慈母之於赤子則戶口可殖風俗可變殊不知庶民狎而不畏吏村老怠而廢其職訟獄日滋聽

田賦特錄 卷之三 廿三

務日繁且郡宰會議不過年一再七郡處置或多矛盾
 齟齬守尋常則善矣若欲大有為非減郡廳省冗事宰
 吏皆居城下協力一心而後從事則決不見成功矣時
 七郡僚吏久居各所懷土扭安不欲變更百計沮之公
 斷然用川瀨之說辛卯之春復四郡之制以友部會澤
 為政府吏幹與右筆局要務所謂御用調役者文公時始置以菊池平八即任之
 然菊池大抵出入中興掌公親書草案不當在政府及
 菊池淺廢其職文化初武公又置以高橋又一即為之
 始當居受府蓋與右筆之職本不過掌政府書記及執
 爰之人舉樞要之務委諸書記於是與右筆局遂然為
 親密之地而其局長稱頭取者尤執權柄舊弊浸淫牢
 固不拔武公有見於此欲置調役於書記之上可洗其

舊弊而流言誹謗一時驟然高橋遂出為史館總裁其
 職亦廣天保己丑之冬今網言公新置側右筆以掌坐
 右機密文書以欲教與右筆之推不果乃廢其職又置
 調役小人尤忌之而公斷然不惑居四五年與右筆往
 往轉除無復曩時之舊弊矣公亦嘗在其職者五年嘗
 有言曰調役之職君子居之則足以維持國家之紀綱
 而不能大有為苟發大有為之念則忽取過數小人居
 之則不啻可壞國家之紀綱公可以大逞其英矣嗚呼
 其選豈容易哉山口為目附田丸為勘定奉行其留在郡宰者
 三人川瀨治南彪治大田今改北吉成治松岡今稱新
 石川幹忠為宰治武茂今稱有志之士皆企首望中興
 之化而政府任事者猶執舊弊不欲更張也初哀公季
 年命史臣脩東藩文獻志公薨不果至是會澤鈴木等

以為欲成中興之業則宜先脩祖宗典刑斟酌增損以歸於至當乃建議復脩文獻志設局於城中政府有志之後時往來其局小人因讒會澤鈴木等以朋黨遂出會澤為史館總裁以鈴木原田名成祐為馬廻於是政府正議一網打盡無復孑遺深澤名□□亦與四人同局相親至是移病不出彪與同僚議以為郡宰本疏外之職而頗為扼要之地者以公專信任吾儕也今政府變革如此凡吾儕建議者皆從中制之隔絕上下之情則公之盛意孤矣曰上書屢陳所以退小人進君子

子挽回正氣之說甲凡驛使往來於江戶者每月六次未嘗一次無郡宰上書也公亦時下親書慰焉而讒讟先入無可奈何也明年壬辰之春深澤亦坐廢所謂小彪普請後料不可以口舌爭即日亦移病不出朋黨之論益熾公赫然震怒遽召川瀨石川二人於江邸問以事情二人侃然正義不遺餘力公釋然悟轉彪為通事徙於江戶鈴木子賢代焉進會澤伯民之資格而原田深澤菽之徒亦往往見任用通事今小姓頭取之為職宿直中奧後宮為大奧而正寢及近臣所宿直皆稱中奧日昵近左右自非生長於近臣之

間則坐作言動、或不能如法、而彪以野人任其職、又蒙
常扈從、公駕所謂定之命、更掌衣紋、猿樂等之事、其用
心尤苦、是彪乞間地、不得間之二也、乙未之年、轉為政
府吏、己亥之年、公發令、將以明年庚子就藩、時公方務
脩武備、又戒士大夫、因田祿多寡、備兵馬器械、而巨室
世家、皆乏軍用、竊恐其或獲罪、乃結黨密議、欲妨公之
就藩也、以為去歲年設不登、減士人俸祿、一國皆不聊
生、而公就藩、則士大夫職事繁劇、冗費不貲、皆怨嗟嘆
息、離心解體、恐大損公之盛德、宜全賜俸祿、以慰人心

若不能然、則不如無就藩之為愈也、因激所謂小番頭
及物頭之職、各書劄子、達之於政府、要府不能制、以狀
聞、公大怒、謂姦人比周、要君、而要府無一人制之、取其
劄子、以聞於寡人、奉職無狀、遂按問事情、將罰巨室某
某等及水戶執爰有司、與其事者、彪謂執政曰、公之所
以赫怒、既聞命矣、抑其聞於公者、非江戶有司耶、今水
戶有司蒙罪、而吾儕免於譴、則何面目復見水戶有司
耶、執政慰以本未輕重之別、彪不能自安、乃引罪移病、
懇請辭職、未一旬、免職、以先手物頭之班、先是彪班充

史館編脩彪在劇職前後十年始獲間地殆有_下超然於物外之思何啻未盈二月忽擢為側用人復出入政府從事獻替時彪非不得間而忽失之則要之不得間之三也公之就藩霄旰勸精督責有司不二三年經畧略改學校漸就文教武備頗就端緒而公方獲五六年之暇於幕府於是小人日進佞媚之說以迎合公意公以其易制或命以事小人竭力贊成勢殆類於勇於敢為者以故便嬖少年或遽獲顯官彪從容屢言於公以君子小人之辨而公不省也彪曰懇請辭職適有諛彪者

謂彪以今井

名惟典稱金右衛門

擢為參政心懷不平又謂彪家

計窘急勢不能居職乃託正議請問地人或以告彪公亦賜手書曰寡人信汝而汝疑寡人汝而去則寡人亦將致仕矣彪竊恐跡甚涉嫌疑或連及今井乃勉強視事適執政傳公命賜以黃金曰子屢苦於行役察其或乏資用所以有斯賜彪心竊愠之噤口受賜而退直入與右筆局以金託其局長且謂曰彪貧固徹骨向者行役之日有斯賜則彪何辭之抑今日又有行役之命則亦何辭斯賜今無故而受之古人所謂貨之也幸謝執

政彪雖飢餓不拜如此之賜局長不能對執政亦不能
強而止當時有司非皆不知彪者而有是事彪於是
有知浸潤膚受之可畏也明年癸卯之秋今井出為寺社
奉行前一日彪入與右筆局始聞今井以明日轉職將
直入執爰府辨之而執政退乃趨而至公所既屏左右
公大聲曰無乃今井外補之事耶對曰誠如尊言公曰
事已決矣勿復紛紜彪曰既命惟典則可謂決矣今未
命也進退唯在公之處分耳公曰去歲寡人排衆言擢
今井於不次既而諸有司屢告寡人以今井不容人言

寡人保護至今日而近來執政亦以為宜外補參政任
重而今井既失人望寡人將以今井為寺社奉行從事
於敬神排佛不亦善乎彪曰惟典峭直冰清疾惡之心
有餘而乏容物之量斯其所以取議而至於面折敢言
執政憚之監察畏之佞邪小人尤忌之則彪決知無出
於惟典之右者閣下不擢之可也既擢之而又遠之臣
恐小人竊拍手相慶其損國家之元氣不細也且惟典
在政府則正議抗論大有益於廟謨使其處獨任之地
則峻急切迫其取敗也必矣公曰汝盍與執政議焉彪

流涕而退見結城執政曰今井不能救耶結城報然曰
 不能矣彪謝而去遂上書具陳平生欲言而不能言者
 杜門移病使姻戚武田伯道請辭職於政府居二日今
 井來傳公命勸出視事且謂曰吾罷參政而猶黽勉視
 事子何苦而逡巡至是彪曰子之出而視事猶吾之退
 而移病理不得不然復何怪焉今井笑而去又一日島
 村志摩小姓來傳公命又使彪勉強從事彪拜謝曰病
 瘳則雖無公命固將出也而彪之病恐非小故又一日
 安島弥次郎亦小姓來傳公命曰曩日奏議深

感於寡人之心寡人將思之而汝移病家居則浮言沸
 騰寡人甚憂焉請為寡人暫出而視事彪心謂公之優
 待至是而猶固執前議不敬已甚且公之悔悟如此則
 國家之事未忍袖手旁觀也頓首曰謹奉命矣安島大
 喜而去明日起視事此彪乞間地不得間之四五也距
 今僅半歲餘而公有今日之禍彪等亦蒙譴責彪嘗讀
 史傳常憾潔身自重之士知退而不知進當路用事之
 臣知進而不知退曰又疑其退者固處貧賤以故恬於
 勢利其進者漸慣富貴所以有顧望之念今而思之君

臣之情義固有所不得已者存乎其間非獨富貴貧賤使之然也夫人臣之事君苟志於道義者孰不欲進而行其道又孰不欲退而全其義而其在踈外之職也一事一議動苦於有司製肘而見君亦罕無由吐肝膽以故其心常憂懣憤激每有一改一事失體者謂國事殆去建議於有司有不可則以為拒已溫顏容之則疑其或見欺其上書於君亦多不免有矯激過實之弊是其所以難進至於處親密之地則其如意也君臣和樂固不勝其喜其不如意也相與歎息於政府又相與覆議

於君前諷議辨論無復遺憾而君臣之間顏情稔熟自非大事不忍面折廷爭其或直言抗議君視以為其常君怒臣以謝臣激則君諭昨者爭而今日和是其所以難退若夫居無道之世立於暗君之朝阿諛迎合徒貪戀富貴而不能退者固不足論也嗚呼使十年前之彪見今日之彪則將笑其見機而不能去然使今日之彪處十年前之地則亦將知退而不知進非彪之操心有二所處使之然也抑向者使彪辭職得間地而公獨遭今日之禍則彪亦豈得恬然高枕耶然則屢請間地而

不得間者安知非天賜彪以今日大間散之兆世道之變可勝慨哉五月十九日錄

三十九年七處徙

初彪生而三歲先子新為濱田郡宰徙民巷官舍明年武公就國或臂鷹或跨馬屢過民巷蓋當時彪與小兒輩拜觀於路傍又明年公將參府彪始謁見於大廣間後二年徙先子歸梅巷之廬距今三十餘年恍如夢中雖少之容貌不能道其詳也蓋年六歲先子授以孝經爰句讀於堀川潛藏名潛字文淵那珂港人見為木村敬業館主事彪能記又

能忘潛藏諄諄教而不倦官水翁名虎孝稱左二郎彪擊劍之師屢往

來寓居削竹為刀使彪擊僮僕出於其不意以為戲木

村子虛名謙号醉古館天下野村人以奇節稱每至城下來投官舍其人

六十餘貌厚氣完登城則必汲井浴水而出歸則與先

子把杯談論酒酣或大聲叫呼或拔劍稱快今而思之

僅記此數事耳既歸梅巷居十九年而彪以郡宰徙於

八田八田在水戶城之西六里那珂久慈二水之間地

極瘠民亦貧寬政年間文公廢四郡之制分封內為十

一部置郡廳於各處八田曰濱田曰常盤曰紅葉曰增井曰

子曰石神曰安良川亡幾廣安良川以其為中山氏采地也既而又廢小菅鷺子增井為七郡至天保辛卯復

四郡高野子穩名口口擢自醫員新為宰於此後白石

名意隆稱又衛石川名清秋稱二翁友部見於井阪相

踵任焉以及彪高野石川皆有才學尤長於詞章白石

以忠誠稱友部以才學敏捷聞獨井阪舉自胥吏齷齪

自守然七郡之宰皆以奉職無狀奪祿貶斥而井坂則

外補就間耳先輩如此以故僚屬之子弟頗存忠慤之

俗又粗有文雅風流之趣彪日坐廳事与老吏論議唯

革近來弊事數件其餘皆循白石友部之舊而不變更

也廳務少閒則會僚吏子弟吟咏風月談論古今亦足

慰索居之情數月而郡制一變於是彪又徙民巷民巷

水良公所嘗營別館所謂田當時四郡之宰皆設廳於

其私宅及別館廢建郡廳於其趾而宰猶居宅日臨廳

視事寬政中四郡廢以其東廳為濱田部官舍西廳則

常盤部官舍宰始徙居焉至是濱田入南部常盤入武

茂乃以東廳為松岡部官舍西廳為太田部官舍彪居

焉更設南部及武茂之官舍於梅巷彪至民巷熟視其

官舍及園林猶逢故友所謂恍然如夢者亦或得釋一

二端緒愴然有感舊之情太田部者其界起於久慈郡
太田經稻木藤田等之村泝久慈川而上南至大子及
關田金澤西北限八荒山廻而東過生瀨高倉至所謂
天下野洞諸村方言山洞地頗肥良民亦不甚貧又富於
名山水其巡視部下時或登臨跋涉是以盪滌郡宰之
俗賜但憾父老導焉僚吏徒為農夫輟耕拜伏於道左
耳四郡之制皆與同僚相議施設如約以故其於部下
無別出意見布新政者嘗欲設常平倉於太田部今改
宮大子三所太田部垂則粗成未遑及大子而止後人

善知彪之意而善備之則庶乎民不患米價之甚上下
而茲商無所逞其欲矣公亦嘗有設常平倉之志命參
政及倉奉行務儲蓄米穀以為
其資今茲甲辰之春見有米四千石粟七萬石金千六
百兩余常平之為設以貴糶賤糶為主其術如疏而善
視時應變則民大被其澤公室亦不為不利而俗吏不
知大體動欲糶於賤而糶於貴何以異於茲商之為苟
非其人則道不虛行信哉居歲餘徙家於江戸之郊居所謂臺之西
偏墻外數步則常泉西岸二寺當其西朝夕唯聞念佛
誦經之聲出戶數十步則後樂園之深樹蔽其東日出
三竿紙窓猶暗其稱南北隣者僅隔一壁耳我梅巷之
廬比之他第宅尤為狹隘而邸舍之地不過敞廬八分

之一適夏秋之交炎熱逼人殆不可堪彪自奮曰昔者寓吉田翁之舍也其室不過方九尺四面皆壁僅取明於小窓而猶能刻苦於其間大丈夫苟居天下之廣居則室之廣狹於我何哉蓋涉旬經月習以為常至於二三年之久則不復覺舍之狹隘也丙申歲公大發令移江邸之士於水戶昔者祖宗之時士皆居水戶祇役於江戶以一年為期後者來而先者去名曰交代或曰在番其移家累於江戶者蓋亦甚少肅公以來公就藩既稀士之移于江戶亦頗多而若諸有司及物頭步卒之

徒則猶依舊交代文公慈惠憐士之苦於行役始使諸有司及諸職移家於江戶名曰定府爾來藩邸官舍稠密風俗浮薄而江戶水戶事情不通文書往復動相疑難至是邸中士庶移於水戶者二百餘人僮僕奴婢不可勝數咨嗟怨歎猶流人之赴謫也邸舍為之頗空公乃使水戶諸有司交代為將擴而及諸職又令步卒每一隊授一舍居常相親睦彪之舍當授步卒乃移而居臺之東隅其地踞富阪之上東北望駒籠白山眼界頗濶大非他舍之比庚子之春公就藩彪又徙於水戶南

北奔走者十餘年，而獲歸舊廬，彪之移家累者，至是凡七矣。傳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又曰：小人懷土，夫士之志道，其居與土，不足思固也。然孟母擇隣，而夫子亦有里仁為美之語，則生長子弟，教育人材者，未嘗不由風土鄉里之養也。姑以彪所目擊論之：八田之俗，其人非不質，其地非不靜，而其民鄙猥偏陋，乏超邁俊偉之氣象。江戶之俗，其人非不勤，其見聞非不廣，而其君子生於深宮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其小人長於伶利油滑之習，絕無質直樸茂之風。水戶之俗，慷慨好義，勇於

敢為，雖時有汗隆，要之大非江戶及八田等之比。獨不免聞見寡陋，與言動粗俗也。由是觀之，士苟欲教育子弟，則其幼也，居之城下，講武學文，以立其志，或逍遙田野，跋涉山川，以諳艱難，以養士氣，及其心術士操不可奪，則出之於江戶，汎愛親仁，以廣其固陋。周旋士君子之間，以醫其粗俗，則天之所以與我者，自陶冶練熟，庶乎可以無大過不及矣。今夫絲之有繭，不熟而練之，麻之在野，不浸而曝之，徒視其如絮如蓬者，曰絲麻不如菅蒯，不復寬乎，斯論非獨為我水戶發也。近來論者，動

建土著之說以彪觀之使農為士以居其地則勢易為而義不可為也使士離城就田畝則義易為而勢不可為也假令斷然果沒驅而著之於土能立其制度無士農雜居之憂則或可也若夫不然則滿城士林變為泯然農夫可弗思哉

五月二十一日錄



